

天涯紅淚·絳紗情緣

戚宜君

蘇曼殊外傳之九

天涯紅淚餘波盪漾

民國三年夏初，蘇曼殊的「天涯紅淚記」小說，在日本東京「民國雜誌」上刊佈，署名「三郎」，體例類似唐人的香豔傳奇手法，這原是清末民初「鴛鴦蝴蝶派」的特色，後來胡適等人所倡導的「新文學運動」，曾經對這類作品大張撻伐，於是「鴛鴦蝴蝶派」的作品便煙消雲散了。

「天涯紅淚記」是敘述一位名叫燕影生的弱冠士人，在兵荒馬亂中逃出危城，乘舟歸鄉，奉母氏遊謁古寺，所遇到的一段奇幻遭際；其中有白髮蒼蒼的俠隱劍客，更有雲鬢花顏的天仙美女，鋪排出一段俠骨柔腸的哀豔故事，令人為之悠然神往不已。燕影生以省城大亂，倉皇盡棄書簾，搭船返鄉，乘客愁容滿面，默不一語；啓舫後迴望城中硝煙四起，不免慶幸自身得以逃過劫難。沿途天氣晦暗，岸邊風柳飄蕭，心情也跟着蕭索起來；惟有默禱上天庇佑，得以平安返抵家園。生逢亂世，平安是福，此外夫復何求？

既抵家，母親熱淚盈眶的張開雙臂，緊緊的擁抱着他，感謝上蒼的庇佑，得以使愛兒無恙。時值重陽佳節，母親親手製作「重九糕」，妹妹

焙製了「飛鸞餅」，配上應景的「紅豆湯」，一家三口笑語聲喧的在燈下同享天倫之樂。

一日，天朗氣清，奉母往遊「聖恩寺」，道出碧海，經「夕陽樓」，復涉二小溪，行行復行行，忘路之遠近，忽至一處綠柳環湖，清波粼粼，游魚可數，好鳥枝頭，於是流連久之，不忍遽去；遂賃漁村茅舍暫居，以領略清幽絕俗的世外風情。入夜，露重風冷，斜月窺簾，花香積水，萬籟俱寂，遙聞疏鐘之外，有人低詠道：「石龜尚懷海，我寧亡故鄉。」音韻淒麗，必出自女子之口，心想山野僻處，竟有人誦陸機詩句，着實使人大為不解。

翌日，朝暾初上，燕影生便急忙起床，盥洗已畢，獨自漫步湖濱，經一處參天古榕，復經一處飛泉潑玉之石橋，忽見有一老叟於柳蔭下踞石垂釣，貌雖老邁而神采却矍鑠煥發，因趨前為禮並詢之道：「叟之垂釣，漁者之釣，柳隱者之釣？可得聞乎？」

老者把燕影生上下打量了一番，覺得眼前這個少年人如玉樹之臨風，而且出言不俗，遂答稱：「無思無慮，縱意所如，漁者之漁，老夫未能也。若夫姜子牙、嚴子陵，名垂青史，後世賢之

，此隱者之漁；夫隱者固非釣魚而釣名耳，老夫何與焉！」

意思是說既非爲了釣魚，也非爲了釣名，不是漁人，也不是隱者，說了等於沒說。然而老者對燕影生仍然是十分欣賞的，他收拾了漁竿，邀其前往南岸叢翠間的居處一敘，並誇獎他說：「君玄默有儀，迥然不同於徵逐名利之客。」燕影生也客氣的答說：「既入仙鄉，此生難得，今更見召，敢不如命。」

就這樣兩人邁過山脚柳岸，渡過清溪板橋，來到了一處清幽絕俗的茅舍，四周菜畦，遍地奇花，入室見几上奇石如斗大，壁間懸爛劍一柄；老者喚其女，俄而女出，修長婀娜，密髮虛靈，氣質高華，非同凡豔，盈盈爲禮，了無羞澀之姿。少頃，女捧果盤置石几上，色澤鮮紅，大於鵝蛋，燕影生見所未見，老者解釋說：「此果名『碩豔』，乃小女爲其命名，一日食十枚，可止饑渴！」生試啖之，但覺香甜爽口，味美可口，中有一核如豆，據老者言果核搗碎，還可療治外傷呢。不只是以「碩豔」果饗客而已，另外還有清香鮮嫩的湖魚及園蔬，且以自釀的「竹葉酒」佐餐，老者與燕影生歡談竟日，不覺日薄西山，暮

靄蒼茫，女棹舴艋舟送生過湖，晚風送涼中，舟行如箭，生詢女姓名，女顧左右而言他，但云：「昨日已見郎君賃住姨氏隣家，幸再過存可乎？」

燕影生驚問：「然則昨宵誦陸機詩句者，非卿乎？」女不置可否，月光下展現羞怯之態，雙手瑩潔如雪，默默划槳前行。遙見漁火三五，母氏正佇立岸邊等候愛兒歸來，燕影生捨船登岸，女掉轉輕舟凌波而去，他的一顆心也似乎追隨女舟同泛於煙波之中了。一夜輾轉反側，晨曦在樹，匆匆來到老者茅舍，跪求老者授以劍法，老者慨然應允，如是者兼旬，燕影生劍法在老者循循誘掖下突飛猛晉，然而眉宇之間時露悵鬱之色，女不時予以慰勉，耳鬢廝磨，遂墜情網。

由於老者之弟不期而至，又隱隱約約的牽出了一段故事。老者之弟亦童顏鶴髮，不久前曾在返鄉舟中相遇，因而似曾相識。其人驟執生手道：「君曩昔曾救助一弱女子於一豪者之手，知君高義千雲，博學而多情者也。」言已，從衣袋中取出一張相片示生云：「此君玉照，即曩日女郎親授鄙人者，且言曰：『此妾生生世世感戴弗忘之人，或因相遇，幸爲口述：妾雖飄零，然亦無恙，倘若上蒼見憐，異日或有把晤之期，報恩於萬一，亦未可料！』」女郎言已，淚如綆絛，鄙人藏此玉照，期能得睹清輝，今茲女郎情懷已達君前，即此玉照亦敬以還君耳！」

燕影生恍然大悟，憶起省城讀書時，遇一淑秀少婦，生逢喪亂，復遇人不淑，隻身逃難至省城，舉目無親，流離失所，爲豪者所乘而欲污之，正在千鈞一髮之際，生挺身而出，拯救於水火

之中，並資助金錢，使該女免爲虎狼所噬。已而仰天嘆道：「哀鴻遍野，吾又何能一一拯之。」言下不勝唏噓。老者之弟撫慰說：「昔者，黃帝有涿鹿之戰，以定火災；顓頊有共工之陳，以平水害；成湯有南巢之伐，以殄夏亂。至於任俠之流，爲人排難解紛，亦所受於天耳！」

「天涯紅淚記」無寧就是蘇曼殊心境的寫照，而燕影生更是蘇曼殊的化身。國內局勢混亂，蘇曼殊前來日本養病，不啻就是由危城逃出返鄉的燕影生；憤慨世路之艱難，異想天開的假設一處世外桃源之境，路不拾遺，夜不閉戶，日與漁夫田父爲伍，聽鳥語，聞花香，看朝霞夕嵐，徜徉在大自然的懷抱之中，從此奉母終老，不惹人間是非，該有多好。蘇曼殊的心頭想望，終於化成紙上文章，因而撰成了「天涯紅淚記」，在「民國雜誌」上發表，也許當時有許多人，也都或多或少的抱有同樣的心態，所以曾經引起熱烈的共鳴，可惜這部小說只刊載了兩章便戛然而止。

按照「天涯紅淚記」所鋪排的局面，大可以循序發揮，寫成一部皇皇巨著，無奈因爲蘇曼殊宿疾復發，遑醫囑前往千葉縣「蒲田園」中靜養，而中斷了這部哀感頑豔的綺情小說。當時的讀者紛紛提出質問，「民國雜誌」曾經託人續寫，然而無論在情節的發展，及行文的辭藻，都不能使讀者滿意，因此也就無疾而終，如今「蘇曼殊全集」中所收錄的「天涯紅淚記」也僅祇二章而已。如果仔細研究起來，「天涯紅淚記」似乎仍不脫「斷鴻零雁記」的軌跡，同樣的有兩個女主角，彷彿使人看到了雪梅與靜子的影子，大概連

蘇曼殊本人也覺得無法掙脫「斷鴻零雁記」的範疇，索性託病而不再寫下去了。蘇曼殊無可奈何的在「蒲田園」中病榻上寫下一首詩云：

小樓春盡雨絲絲，孤負添香對語時；寶鏡有塵難見面，妝臺紅粉畫誰眉？

儘管「天涯紅淚記」中的兩個女主角連個名字也沒有，但是蘇曼殊所創造出來的局面及氣勢，仍然具有龐大的震撼力量，正因爲這部小說不見下文，反而更爲一般人費盡心思來聯想及繫念，久久不能忘懷。

金牙易食雅號糖僧

民國四年，蘇曼殊三十二歲，胃腸疾病時好時壞，元旦臥病熱海，除夕夜猶夢至上海大吃年糕及八寶飯，晨起瑞雪紛飛，午後著新衣，獨自前往市區之「源順餐館」，食生炒雞絲三大碟，蝦仁麵一碗，蘋果五個，自云：「但得大快朵頤，明日肚子洞泄否？一任天命耳！」

春來百花盛開，淑氣迎人，蘇曼殊遊興大發，小涌谷的山光潭影，湯本的溫泉蒸騰，箱根的明媚春光，妙見島的江汀澤畔，都有着曼殊上人的遊踪。興盡返回東京，應馮懋龍之請，爲其所著之「三次革命軍」題辭云：

「馮君懋龍余總角同儕也，少有成人之風，與鄭君貫一齊名，人稱『雙璧』。會『戊戌政變』，中原鼎沸，貫一主持清議於粵五稔。一夕，擲筆長歎曰：『粵人多言而寡要，吾知其終無成也。』遂絕食而殞。君亦翩翩遐征，與余不相見者十有餘載；前年於上海遇之，正君

倉皇去國之日，余方願其有遺世之志，用釋勞生。比日君自美利堅國觀巴拿馬大會造遊記以歸，更有撰述，命余作序，余欣然告君曰：『久病之人，終日解衣寬盪而外，豈能共君作老健語焉！』君有澄清天下之志，但謂廣東人有生為亂，而不知君固克己篤學之人。若夫傳暇所云：『志大心勞，能合虛譽』者，斯無望已。

馮懋龍就是馮自由，與鄭貫一同為蘇曼殊在日本橫濱「大同學校」的同窗好友，當時他們都是半大不小的孩子，後來鄭貫一與馮懋龍奔走革命，不相謀面者十餘年，如今故交重逢，自然是唏噓感慨不已。蘇曼殊在題辭中所提到的「久病之人，終日解衣寬盪而外，豈能共君作老健語焉！」說的倒也是實在情形，由於時常病病歪歪，因此很少洗澡，甚至衣服也懶得換洗，遂經常在暖陽普照的小園中解衣寬盪，置於地上，睹其蹣跚爬行為樂。一日有一東洋侏儒亦於髮中摸出一粒蟲子，硬說是蘇曼殊傳給他的，蘇曼殊大不服氣的抗言：「余之蟲在身上，色白；汝之蟲在頭上，色黑；何得強謂係余傳給汝乎？」東洋侏儒無言以對，但是蘇曼殊却受到了莫大的刺激，認為弱國之民連脫衣寬盪的自由也會橫遭干涉及誣讟，心中殊為悻悻！

蘇曼殊是一個天真爛漫的人，立身行事常保赤子情懷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挑，不事生產亦不辨五穀。章太炎說他是老子所謂的「嬰兒者也」，不解人事，至不辨稻麥時候，啗飯輒四五盂，亦不知為稻也。嘗在日本，一日飲冰五六斤，比晚，不能動，人以為死，視之，猶有氣，明日復

飲冰如故。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」，蘇曼殊混跡脂粉叢中之餘，偶而也想望娶妻生子。有一次他在東京，偶然間邂逅一位西方肥女，體重達四百公斤，肚圓如汲水甕，蘇曼殊十分好奇的問道：「求耦耶！安得肥重與君等者？」女答：「吾故欲瘦人！」蘇曼殊調侃說：「吾體甚瘦，為君耦何如？」該女點頭稱善，嚇得蘇曼殊趕緊落荒而遁。

本欲在暮春時節歸國至蘇杭為梨花洗妝，因國內時局混沌而未果，其後歐洲亦烽火漫天，蘇曼殊所特別嗜好的雪茄煙、摩爾登糖等來源受阻，奇貴無比，深以為苦；而情有獨鍾的甜食如蓮子羹、八寶飯等，東京雖有飯館調製，惟與所住的地方相距遙遠，坐車往來，耗時費事，太不上算。對於中國人出洋留學，蘇曼殊似乎大不以為然，認為中國可學的東西太多，何必捨近而求遠？若謂混得一紙文憑，上海多的是「黃魚學堂」，又何必一窩蜂似的往外洋跑呢？他甚至倡言多一出洋學生，則多一通番賣國之人，國家養士舍辜鴻銘先生而外，都是「土阿福」，若夫女子留學，不如學毛兒戲！他的說法雖然過份偏激了些，但在清末民初的情形看來，却不完全是無的放矢啊！蘇曼殊的腸胃病始終未曾真正痊癒，稍有起色又大吃大喝，弄到不堪收拾的地步，嚴重時疼痛難忍，排泄困難，醫生說他患的是「散里斯多夫」病，其實就是胃潰瘍加腸炎，經過醫生的囑咐，每日吸食鴉片三分之一以減少痛苦。病痛略減，輒思上海「老大房」之酥糖，蘇州「紫芝齋」之粽子糖，不知何日方能大嚼一番。

盛夏期間，蘇曼殊躲在箱根，埋頭撰寫「絳

紗記」及「焚劍記」小說，陸續刊佈於章士釗所主持之「甲寅雜誌」。所居小園，佳木叢鬱，足供流盼，惟幽居岑寂，時屆清秋佳節，有朋來訪，饋月餅二隻，蘇曼殊大發牢騷，說是猶如「老虎食蚊子」，真是吊足了人家的胃口，並囑再來應多帶七八隻，指名要帶蓮子蓉及豆沙餡者，且稱吾當終日靜臥，以待月餅之來也。

入秋以後，氣候冷暖多變，蘇曼殊回到東京以後，稍不留神，又因感冒咳嗽而轉成肺炎，為了怕傳染給友人，因而寄居郊外小廟，後園柿子已垂垂作金黃色矣！不禁遐思冥想，無時或已。憶起天橋三竺的風光，「荔香園」與「醉蘆齋」的餽饌，明眸善睐的紅粉佳人，以及春申江畔鬥鷄走馬的快事，心潮起伏，伏枕寫下了他著名的「東居雜詩」十九首云：

- (一) 却下珠簾故故羞，浪持銀燭照梳頭；玉階人靜情難訴，情向星河覓女牛。
- (二) 流螢明滅夜悠悠，素女嬋娟不耐秋；相逢莫問人間事，故國傷心祇淚流。
- (三) 羅襦換罷下西樓，豈覓香溫語未休；說到年華更羞怯，水晶簾下學雲篋。
- (四) 翡翠流蘇白玉鈎，夜涼如水待牽牛；知否去年人去後，枕函紅淚至今留。
- (五) 異國名香莫羨偷，窺簾一笑意偏幽；明珠欲贈還惆悵，來歲雙星怕引愁。
- (六) 碧欄干外夜沉沉，斜倚雲屏燭影深；看取紅酥渾欲滴，鳳文雙結是同心。
- (七) 欹簷院落月如鉤，為愛花陰懶上樓；

露濕紅蕖波底藏，自拈羅帶淡蛾羞。
(八)折得黃花贈阿嬌，暗抬星眼謝王喬；
輕車肥犢金鈴響，深院何人弄碧簫。
(九)碧沼紅蓮水自流，涉江同上木蘭舟；
可憐十五盈盈女，不信盧家有莫愁。
(十)燈飄珠箔玉簫秋，幾曲迴欄水上樓；
猛憶定庵哀怨句，三生花草夢蘇州。
(十一)人間天上結離憂，翠袖凝妝獨倚樓；
淒絕蜀楊絲萬縷，替人惜別亦生愁。
(十二)六幅湘裙曳畫裙，燈前蘭麝自氤氳；
扁舟容與知無計，兵火頭陀淚滿樽。
(十三)銀燭金杯映綠紗，空持傾國對流霞；
酩酊欲語嬌無力，雲鬢新簪白玉花。
(十四)蟬翼輕紗束細腰，遠山眉黛不能描；
誰知詞客蓬山裡，煙雨樓臺夢六朝。
(十五)胭脂湖畔紫騮驕，流水棲鴉認小橋；
為向芭蕉問消息，朝朝紅淚欲成潮。
(十六)珍重娉娥白玉姿，人天攜手兩無期；
遺珠有恨終歸海，親物思人更可悲。
(十七)誰憐一闋斷腸詞，搖落秋懷祇自知；
況是異鄉兼日暮，疏鐘紅葉墜相思。
(十八)槭槭秋林細雨時，天涯飄泊欲何之；
空山流水無人迹，何處蛾眉有怨詞。
(十九)蘭蕙芬芳總負伊，並肩攜手納涼時；
舊廂風月重相憶，十指纖纖學荔枝。
(二十)「東居雜詩」十九首中，充份表露出蘇曼殊浪漫豔美的天才，其神則塞裳湘渚，幽幽蘭馨，

其韻則天外雲歌，如往而復；極其神化之境，蓋如羚羊掛角而弗可迹也。有人用「清豔明雋」四個字來涵蓋蘇曼殊的詩，事實上他詩境的清麗與人品之高潔，胸懷之灑脫和志節的恢弘，著實已到了不染人間煙火氣息的地步了。

蘇曼殊雖然一生坎坷踴躍，為人事事却有家風範，不慕虛榮，不隨流俗，有嚴謹的原則，且富正義感，非常人所及，並不是一個完全玩世不恭的人。據說他翻譯的詩十分清麗而傳神，他自己作的詩要好，而他的詩又比他的書信好，他的書信又比他的繪畫好，他的繪畫又比他的小說好。是耶？非耶？見仁見智，全憑自己的感受了。大智若愚，小事糊塗，是蘇曼殊的最大特色。有一天，胡韞玉赴友人酒食之約，在街上遇到了蘇曼殊行色匆匆，胡韞玉問：「君何往？」蘇曼殊答：「赴友飲。」再問：「何處？」答曰：「忘記矣！」又問：「何人招飲？」亦答：「不知！」蘇曼殊反問胡韞玉道：「子何往？」胡韞玉答：「亦赴友飲。」蘇曼殊大為興奮稱：「然則你我同行可耳！」至則大吃大喝，旁若無人，實際上胡韞玉所參加的飯局，並未邀請蘇曼殊，而邀請蘇曼殊者另有其人，他却糊裏糊塗給忘記了，真是教人從何說起啊！

這一年蘇曼殊的身體狀況似乎每下愈況，除了腸胃痼疾而外，不時尚有肺炎、痢疾、癰疾等病痛纏身。東京人車吵雜，空氣污染，因而時常前往千葉、箱根、湯本、熱海、強羅、宮下等氣候溫和的名勝風景地區療養，玄思冥想，每念天涯遊踪，不禁泫然淚下。總希望一待身體狀況好

轉，而歐洲大亂平定以後，當振錫西遊，一弔拜倫之墓，然後至陽士山中狂歌縱飲，豈不大快平生！蘇曼殊已經三十二歲了，言談行事仍然酷似孩童，他愛吃甜食，舉凡酥糖、可可糖、糉子糖、松子糖、橘餅、八寶飯、千層糕、湯圓、摩爾登糖及餅乾等，皆所酷嗜，對於糖炒栗子，更有特別的愛好。包天笑說他是欲以糖菓的甘甜，來沖淡他內心的淒苦，而他則我行我素，有了錢便購買大批糖菓大嚼而特嚼，甚至不惜將口中所鑲的金牙敲下換取糖菓來吃，他之所以能贏得「糖僧」雅號，並不是偶然的啊！

這一次由於國內局勢不寧，蘇曼殊在日本前後兩年多的時間，名義上雖然是供職於「民國雜誌」，然而三天打魚，兩天曬網，並未真正受到工作的約束，自由自在的東奔西跑。倒是在寫作上，先是刊佈了「天涯紅淚記」，半途而廢，無疾而終。繼而改訂「燕子龕隨筆」重行發表，並由東京三秀堂刊行「漢英三味集」，再就是撰成「絳紗記」及「焚劍記」兩篇小說，登載於「甲寅雜誌」之上。大體說來，這兩年多的時間裡，蘇曼殊的寫作收穫還算豐碩，而這一時期的詩作與信函也頗為可觀呢。

絳紗情緣哀感動人

蘇曼殊受到章士釗所撰「雙秤記」的啓示及影響，而寫成了一篇一萬多字的言情悲劇小說——「絳紗記」。「絳紗」也就是一塊深紅色的紗巾，從而牽扯了四段哀感頑豔的愛情故事，令人唏噓感嘆，久久不能釋懷。民國四年七月「絳紗

「記」刊佈於在日本東京發行的「甲寅雜誌」上面，已經造成了空前的轟動；第二年上海「亞東圖書公司」出刊單行本，風行全國，青年男女幾乎人手一冊；到了民國十一年，編入「名家小說」，同樣的大受讀者的歡迎。

「絳紗記」中的第一男主角是曼鸞，第二男主角是薛瑛，第三男主角是羅罪玉，另外還有一個男主角，則是連姓名也不會留下來的獄中死囚；而女主角則有麥五姑、謝秋雲、盧氏姑娘及馬玉鸞，分別有着四段刻骨銘心的至愛真情。蘇曼殊在「絳紗記」的開端，先寫下一段鄉人的傳說作為「楔子」云：

「余友生多哀怨之事，顧情楚惻，有落葉哀蟬之嘆者，則莫若夢珠。吾書今先揭夢珠小傳，然後述余遭遇，以渺躬爲書中關鍵，亦流離辛苦，幸免橫夭，古人所以畏蠶蠶也。」

夢珠名瑛，姓薛氏，嶺南人也。瑛少從容澹靜，邑有醇儒謝翥者，與瑛有恩舊，常遣第三女秋雲與瑛相見，意甚戀戀，瑛不顧。秋雲以其驕尚，私送出院，解所佩瓊琚，於懷中探絳紗，裹以授瑛，瑛奔入市貨之，徑詣「慧龍寺」披露，住厨下刈筍供僧。一日與沙彌爭食五香餚子，寺主叱責之，負氣不食累日。寺主慙念其來，薦充「南潤寺」僧錄。未幾，天下擾亂，於是巡錫印度、緬甸、暹羅、耶婆提、黑齒諸國。尋內渡，見經笥中，絳紗猶在，頗涉冥想，遍訪秋雲不得，遂抱羸疾。時陽文愛、程散原創立「抵涸精舍」於建郡，招瑛爲英文教授，後陽公歸道山，瑛沈迹無所；或云居

蘇州滾繡坊，或云教習「安徽高等學堂」，或云在湖南岳麓山；然人有於鄧尉「聖恩寺」見之者。」

蘇曼殊所寫的「絳紗記」，開頭的「楔子」大略如此，其中所提到的人物、經歷及地方，都與蘇曼殊所交往的人物、所經歷的事情和落腳的地方，絲絲入扣，不謀而合，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，其中的薛夢珠就是蘇曼殊的化身；而穿插其中的曼鸞之遭際與心性更酷似蘇曼殊本人，所以我們也有理由相信，曼鸞亦爲蘇曼殊的化身；試看「絳紗記」中所鋪排的情節，當知言之不謬。

曼鸞與薛瑛束髮同窗，同習外文，及長各奔前程，不通音訊，臨風懷想，未曾或忘。

戊戌之冬曼鸞隨趙姓的富商舅氏抵新加坡，遇日清晨，散步植物園中，在曉露未乾的草地上，撿到一冊外文書籍，書中赫然夾有薛瑛照片一張，旋有一身着白紗洋裝，秀外慧中的女子來覓，驚於對方的淑婉美豔，壁還之後竟不及詢問其姓氏里居。實際上此女即好友薛瑛的心上人兒謝秋雲也。數月後曼鸞在一次宴會上，邂逅了舅氏的合夥人麥翁之女，這位名喚五姑的大家閨秀，挽靈蛇髻，著白絹衣，曳蔚藍絨裙，腰繫玫瑰色繡帶，意態安祥，禮遇甚殷，兩人一見如故，相談甚契。之後，時而燈下談心，時而馳馬郊原。一日兩人倦遊歸來，曼鸞偶感不適，發燒嘔吐，昏睡醫院數日，五姑衣不解帶，親侍湯藥，總算甦退清醒，豁然而癒，彼此之間的情愫也由而快速滋長。當曼鸞返回舅氏別墅時，案頭有箋書云：

「此隨大父，返自英京，不接清輝，但有惆悵！明日過歸澳境，行聞還國，以慰相思。」

玉鸞再拜，上問起居。」

這個留箋的玉鸞姑娘姓馬，是曼鸞的香山同鄉，自幼青梅竹馬，了無嫌猜，此女自幼經家長指腹爲婚，其後男方家道中落，女父有意悔婚，遂命其女隨伯父遠赴英倫讀書。「絳紗記」中先在此處埋下一處伏筆，爾後尚有十分突兀的發展呢！曼鸞與五姑在暮靄蒼茫中，至一蓮花池畔散步，四圍沉寂，月色溶溶，際此良宵，情不自禁，遂擁抱在一起互誓終身相守，永不分離。

舅氏也認爲麥氏五姑和婉有儀，可卜「一代好媳婦，百代好兒孫」，遂以龍鳳彩禮，爲曼鸞定下了這門親事。

不意晴天霹靂，舅氏返國，經久未歸，與麥翁合夥經營之糖廠竟然宣佈倒閉，家私房舍悉數被有司拍賣，曼鸞孑然一身，不知何去何從；麥翁迫其退婚，五姑則淡妝參帶隨曼鸞乘英輪「威爾斯號」雙雙出走。在船上巧遇謝秋雲。詎料，「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」，這艘輪船又遇到黑風暴雨而沉沒了；曼鸞、麥五姑、謝秋雲分乘小艇流落荒島漁村，後來無意間找到了謝秋雲，而麥五姑却始終不見踪影。如是者百餘日，終於有汽船經過，誰知又上了賊船，好在有驚無險的到了香港，送謝秋雲歸家後，曼鸞答應要替她尋找薛瑛的下落。經由上海轉往蘇州，一日，行經烏鵲橋，細雨濛濛中立酒樓下，聞有人言：「有粵人流落於此，學識淵博，處館度日，一次能食酥糖二十包，亦奇事也。」

按址往覓，果見薛瑛披僧衣而出，狀至落寞，

乃具言謝秋雲以深紅紗巾裹玉相贈，以及苦尋不得乘船遇難各節，薛英十分漠然的說：「如今我已出家爲僧，紅塵情緣早已拋到九霄雲外矣！」

曇鸞佛然離開蘇州，到了上海遇到舊友羅玉，爲言薛英事，相與感慨繫之，並相謀召謝秋雲來滬，然後安排與薛英相見，事必諧矣！

羅玉有妹小玉，幽嫻端美，篤學有辭采，嘗言：「昔者，王凝之妻，因逆旅主人牽其臂，遂以爲辱乃引斧自斷其臂；今之女子，大脚如黃魚，世風日下，夫復何言！」

當時羅玉正與一盧氏姑娘打得火熱，誰知事出意外，一日曇鸞偕羅玉出遊，經過「味菴園」飯店，竟見盧氏姑娘與一綢緞莊老闆正在舉行結婚典禮，羅玉受不了如此打擊，竟於當夜自殺身死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又忽然得到了麥五姑的消息，然已香消玉殞於香港，留下一束秀髮及一箋云：「妾審君子平安，吾魂甚慰！妾今竟以病而亡，又不亡於君子之側，爲悲爲恨，當復何言？始妾欲以奄奄一息之軀，渡海就君子，而莊湘老博士不余許，謂：『若渡海，則墓亦不得留於世間，爲君子一憑弔之，是何可者？』博士於吾，良有恩義。妾固深信來生輪迴之說，今日雖不見君子，來世豈無良會？妾唯願君子見吾字時，萬勿悲傷，即所以慰妾靈魂也。」

憶昔海難之時，麥五姑與一西班牙女子同乘一小舟漂流海上，後輾轉至香港，得西班牙籍父女之照顧，未幾却罹患乾血疾而亡。曇鸞與羅小玉及其祖母連樞南返，並準備赴港謁五姑之墓，抵達番禺登岸時，柩中却被人換成了槍械彈藥，

巡勇突至，逮至獄中。在獄中曇鸞遇到了一位待決的死囚，據他說未出生前父親與契友指腹爲婚，及長奢豪愛客，將家產蕩盡，其未婚妻知大義，嘗割臂療父病，並蒙於破廟中贖以金，惜又被其賭光，既而淪爲殺人越貨的搶賊，無顏以真姓名告人，猶爲其未婚妻存顏面也。

曇鸞默思此犯人殆即馬玉鸞之未婚夫乎？曇鸞糊裡糊塗受到有力人士的關說，被釋放了出來，遂渡海至香港，再憑弔麥五姑之墓，旋偕秋雲至蘇州，有人告以夢珠和尚食糖度日，姑蘇無人不知，近來寄居城外小寺，寺名「無量」。

兩人找到了「無量寺」，時已天晚，庭空夜靜，佛燈光搖，月色溶溶，闐然無人，見廊隅有偶像，貌白皙，近視之，乃薛英瞑目枯坐；喚之不聞，牽之不動，已坐化矣！見其襟間微露絳紗一角，謝秋雲挽之出藏於懷內，悲不自勝；回到上海以後，謝秋雲却不告而別，從此踪跡杳然。

曇鸞頓感萬念俱灰，遂入「留雲寺」披緇爲僧。一日巡撫張公過寺，云曾夢一僧求救其友於羊城獄中，電詢廣州並命釋之；翌晚復夢僧來道謝。曇鸞至此方悉在獄中獲釋之緣由，推算日期正薛英圓寂之時也。

後五年，時移俗易，民國肇造，曇鸞隨師雲遊過粵，途中見兩尼，一爲謝秋雲，一爲馬玉鸞，將欲有言，兩尼已飄然不知所之。

至真至美生死愛戀

人生最難瞭解的問題有二：一是生死；二是愛恨。蘇曼殊以四個愛情悲劇故事，來詮釋生死

與愛恨，到頭來仍然是迷霧一團，依舊沒有找到正確的答案。

楊鴻烈認爲：「蘇曼殊在『絳紗記』中，敘述的是他和他的朋友薛英（夢珠）的一些零碎情史，地方大概不出廣州、新加坡與上海之間，但這兩個人誰是曼殊，就分別不出了。」陳獨秀則說：「曇鸞與其友夢珠行事絕相類似，莊周夢蝴蝶，蝴蝶化莊周，予亦不暇別其名實。」柳詒子乾脆指稱：「曇鸞和夢珠根本就是一個人的化身，兩人都在影射着曼殊自己是毫無疑義的。」

「絳紗記」一開頭的「楔子」，便可以看出薛夢珠和蘇曼殊，都只是一音之轉罷了，在文字上是顯而易見的。夢珠名「瑛」，曼殊名「玄瑛」，「慧龍寺」是曼殊出家的地方，陽文愛就是楊仁山，程散原就是陳散原，「抵恒精舍」就是「祇垣精舍」，蘇州浪繡坊在烏鵲橋邊，曼殊曾經兩度居留，也會在「安慶高等學堂」任教，至於香港「皇娘書院」，大約就是上海的「西文學堂」，這一切都說明了夢珠的經歷與曼殊完全相同，而薛夢珠也就是蘇曼殊當無疑義。

而曇鸞的音容笑貌、性情行事、思想情操，特別是談情說愛的方式和理念，更是蘇曼殊整個的「人」與「心」之具體展現，因此曇鸞也就是蘇曼殊，亦爲理所當然的推論了。

然則「絳紗記」中，爲什麼有兩個蘇曼殊的化身呢？那是因爲他要用正反兩方面的對照，來描寫他對生死與愛恨的觀點而已。曇鸞存而麥五姑爲愛情魂歸離恨天，夢珠爲愛情生死以之，而謝秋雲則遁入空門，青燈木魚了此一生，恰恰成

了一個強烈的對比。

其實這種行文的方法，魏子安的「花月痕」中及曹雪芹的「紅樓夢」中，就已經運用過了。「花月痕」裡塑造了韋癡珠和韓荷生兩個人，癡珠和秋娘的悲劇，荷生和采秋喜劇，正好是一個鮮明的對照。「紅樓夢」裡的賈寶玉和甄寶玉，也同樣是曹雪芹自己正反兩方面的化身；安排兩個酷似作者的主角，似乎更容易淋漓盡致的加以發揮。爛柯山人章士釗曾為友人何應施的癡情而死，撰「雙秤記」以宣揚「為情之正」的崇高意義；蘇曼殊撰「絳紗記」在章士釗所主辦的「甲寅雜誌」上發表，大大的合乎了他的胃口，因而大談「人生有真，世人苦不知。彼自謂知之，仍不知耳；苟其知之，未有一日能生其生者也。何者，知者行也。一知人生真處，必且起而即之。方今世道雖有進，而其虛偽罪惡，尚不容真人生存者；即之而不得，處豚筴而夢遊天國，非有情者所堪也，是宜死矣！」簡單的說就是在混沌沌沌的人世之中，芸芸衆生都是在糊裡糊塗的過日子，一旦得以觸摸到人生的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境界，必然以整個的生命與之親炙，生與死又算得了什麼呢？

莎翁名劇中有一齣「羅密歐與茱麗葉」，英國女伶露意莎演茱麗葉一角，體貼微妙，曲曲傳神，有一美少年每夕必至觀劇，如是者久之。一夕美少年偕兩密友同至劇院，露意莎登場，忽如泥塑美人，舉手投足都顯得十分僵硬，觀衆大譁，美少年與其友人尤為不歡，友人未終曲而去，美少年羞憤交迸，無所措手足。幕剛下，即走覓

露意莎將痛責之。不料未及開口，露意莎即趨前擁抱美少年，並歇斯底里的狂呼：「頃已瞥見人生之至真、至善與至美均集於君之一身，彼粉面假髮之羅密歐那裡比你得上你！」說罷狂吻美少年不已，這是露意莎的真情流露，而美少年却盛氣叱之，悻悻作色而去。露意莎坐泣多時，入盥洗室不復出，翌晨倫敦市上遍傳一代名伶仰藥死矣！露意莎實在是無意之間，頓悟了人生的真諦，刹那間找到了生命中之至真、至善與至美的歸屬，然而竟不能有效的掌握，則生命中之已呈現出一片空白，更不死何待？「雙秤記」中的何應施之死，死於是；「絳紗記」中的薛夢珠之坐化，化於是；羅玉玉的自裁，裁於是。

謝秋雲對愛情的態度，最為蘇曼殊所欣賞，他描寫秋雲和夢珠的戀愛關係，不但美化而且神化，蘇曼殊一生學佛與戀愛，不時在內心交戰而形成冰炭；而曼鸞與麥五姑的傾心相愛，則又是蘇曼殊夢寐以求的情景，因此「絳紗記」不但是他的理想展現，也可以說是「舊夢重溫」了。

王爾德有一則故事說猶太王女薩樂美，悅一

預言者之壯美，預言者因忤逆王后被關入地窖，薩樂美欲與之親近而遭到峻拒，薩樂美乃要求猶太王殺了預言者，抱其首級，力親其唇，狂喜欲絕，繼悟其死，又悲不自勝，猶太王以為薩樂美發瘋了，遂將其處死。

如此看來，能以生死來酬知己、酬所愛，才是真正懂得人生真諦的人，薩樂美當之無愧，露意莎也當之無愧，何應施、薛夢珠、羅玉玉、麥五姑皆能深刻瞭解箇中道理；至於章士釗、蘇曼殊以及其筆下的曼鸞、謝秋雲、馬玉鸞等人，似乎還沒有真正參悟其中的真義呢！

上海「亞東圖書公司」出版的名家小說中，有一篇署名寂寞程生所撰的「西冷異簡」中，曾經提到蘇曼殊的一首詩云：

芳草天涯人似夢，碧桃花下月如煙；
可憐羅帶秋光薄，珍重蕭郎解玉鈿。

寂寞程生說蘇曼殊的詩句婉麗清婉，殆不亞於飛卿，刻正浪跡東瀛，以奇情幻筆為「甲寅雜誌」撰寫「絳紗記」。由上面的詩句，亦可約略窺知蘇曼殊當時的心境了。（未完待續）

張大千外傳

隆重 戚宜君 著
出版 定價臺幣一六〇元

本書為戚宜君精心傑作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，三十二開，三百二十餘頁，另有珍貴圖照，現已出書，定價一六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一二五元，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